

对中英翻译的几点反思

田波 [1]

【摘要】在 21 世纪，春节≠ Spring Festival，龙≠ dragon，上帝≠ God，应当成为“华学”（研究中华文明的学问）的共识、常识。以讹传讹的译法，严重腐蚀了中文的信仰性、准确性、纯正性、深刻性、庄严性、独立性，甚至助长了殖民者的文化侵略，导致了华人的思想混乱，不利于中外文化的平等交流，不利于中华的文化独立；所以，一些关键词的中英翻译就成了亟待反思的重大问题。其中，春节、龙的英译，以及 God、Bible 的汉译，是较突出的例子。

【关键词】春节，龙，上帝，圣经，翻译

一、春节的英译

春节是什么，有许多说法。作为研讨对象、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不能与现实脱节，或者模棱两可，或者避而不答、视而不见，更不能自欺欺人。因此，首先要给“春节”正名。

春节，是最大的中国节，由年尾年初的多个节日串成，以农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大年是十二月三十，小年是十二月二十九）及其夜晚为除夕。或言，所谓春节，以农历为纪年法，以年尾年初为节期，以除夕为关键。

伴节，指一个复合型节日的次级节日。春节不止一天，由年尾年初（从冬到春）的许多伴节串联而成。“腊八、祭灶以及除夕节，均是春节的‘伴节’。”（韩晓东：“断裂、整合中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虽然它是春节的伴节，但不是最重要的，不能代表春节。

春节，是节期最长的中国节。过年的节期，叫年禧期。在中华的众多年节里，春节的年禧期最长，时跨两年，以腊月、正月为主，正是一年之中的农闲季节。纵览历史，年禧期有越来越短的趋势，反映了春节的由盛而衰。据此，可把春节分为三种形态：1，原生态春节，开端是冬至节，而结尾多在二月二，彝、纳西等族则是二月八。把春节的节期延至寒食节、清明节，甚至整个春季（360 问答：“春节，南北朝指整个春季。”），信众甚少，聊备参考。2，次生态春节，从腊八节到元宵节，这是最稳定的春节形态，是古今春节的主流，是年文化的重点。3，反生态春节，指正月初一。它是春节危机的产物。春节危机的最突出表现，是春节多次差点被废除。

把农历正月初一法定为“春节”，始于 1913 年，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提出《定四时节假呈》：“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此文，从 1914 年开始实行。

如果非要把“春节”标注在某一天，只能选“除夕”。大多数华人，把除夕视为正式年禧，辞旧迎新的主要庆典都集中在此时；因此，除夕又叫“大年”，是春节的正日、圣日、高潮、标志、象征，“过除夕”俗称“过年”、“过大年”等。

可见，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是假春节、伪民俗。这是中华民国时全盘西化、革命过头、学术缺钙的产物。所谓学术，贵在求生活之真，而非不食人间烟火，对历史常识、活态文化、生活常识，置之不理，或熟视无睹。所以，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文件出发。理论源于实践，实践修正理论，这才是知与行的良性循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1978-5-11）

年节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大节，新年则是年节的重要部分，又叫迎春节。各种迎春节，既是一种祝愿，也是一种信念，苦熬寒冬的人们谁不坚信冬去春会来？

农历元旦，即正月初一，又叫农历新年，是中国现行的法定春节。“现在全世界都承认春节是中国的新年，我国对外正式的翻译是 Spring Festival。但是，美国总统或者英国首相向当地华裔祝贺的时候都是‘Chinese New Year’，所以它是中国的新年。”（新快报综合：“春节里的思想论传承幸福”，中

1, 田波, 1971 年生, 四川人, 独立研究者。其它情况请参阅其代表作《春节考源》后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df5da800102w3av.html

国民民俗学网 2010-2-9)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新汉英词典》，把“春节”译作“the Spring Festival”。spring 意为“春天”，festival 意为“节日”。民间，则另有翻译，比如：浙江温州大学黄涛老师的论文“春节的现代传承”，译作“Current Inheritance of Chinese Lunar New Year Days”。

但是，这样的“Spring Festival”很多，却未必使用农历、未必源于中华。Chinese New Year，意为“中国新年”，届时，英国的大街上会增添许多具有中国味的东西，非中餐馆会添置几道“Special Meal Deal for Chinese New Year”（专为中国新年准备的菜肴）。但是，在汉语里，“新年”是泛指，短则指农历年的第一天 [1]，长则指元旦和元旦以后的一段时间，甚至直到二月初。所以，英美的翻译，是意译，明确了起源地，但有歧义。在中华文明里，年节、新年具有多样性；农历正月初一，仅仅是中华诸多年节之一的春节的某一天而已，但绝非春节最重要的一天。总之，“Spring Festival”具有多样性，而“春节”具有唯一性。

2004 年，美国纽约州将“中国新年”定为该州法定假日。“美国《奥兰多先知报》称，中国新年在北美文化中已被广泛认同，而一些同样过春节的亚裔社区开始叫屈，希望不要仅仅把春节叫做‘中国新年’。”（李勇等：“世界关注‘中国为兔疯狂’中国春节获西方认可”，中国民俗学网 2011-2-3）

中国现行的法定“春节”，与英美法等国所译的“Chinese New Year”（中国新年），指同一节日，为何不采用中国的“正式翻译”？原来，实践出真知，答案在民间。

“小时候曾在中国生活和学习过的阿根廷中国研究专家豪尔赫·马莱纳教授从 1982 年回到阿根廷后，每年都会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时，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街’参加庆祝活动。他说：‘通常中国春节在 1 月底、2 月初，这时正是阿根廷暑假假期。春节时，我们全家经常一起去‘中国街’参加中国人庆新春的活动，看舞龙、品尝小吃、给我的孩子买中国小礼品。同时，我们也会约上要好的中国朋友团聚一下，一起分享中国传统节日的喜庆。’”（华夏经纬网：“春节成世界性节日美国纽约将其纳入法定假日”）这位朋友，从西历的角度说“通常中国春节在 1 月底、2 月初”，所对应的是春节的主流形态，即次生态春节。

种种乱象，暴露了把农历正月初一改称“春节”的弊端。真正的“春节”并非正月初一，也无对应的英文单词，当用“汉语拼音”音译为“Chun Jie”；否则，不利于春节的传承、宣传、保护、振兴。

二、龙的英译

“中国龙既不是西方的毒龙 (dragon)，也不是印度的那伽 (naga)，三种神异动物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宜采用一个名称互译（如汉译佛经将 naga 译作龙，不少英文著作将龙译作 dragon）。”（阎云翔：“试论龙的研究”）

英文里的 dragon 和蛇，常常是凶暴、邪恶的象征，不能兴云作雨，反倒常常喷火吐焰，作恶多端，人神共恨，不具有图腾的含义。英国作家托尔金的《霍比特人》，保留了 dragon 的这种形象。“中华龙与西方 dragon 完全不同。中华龙形象神奇，主要象征正义与吉祥；西方的 dragon 外貌丑陋，主要代表邪恶与祸祟。应将 dragon 直译‘獬豸’。”（2007 年，“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宣言”）

龙在中华，具有源头意义，故又叫中华龙、中国龙。佛教的龙王与中华龙，并非一物，却袭用了它的形象，逐渐华化。早在佛教问世之前，中华龙就已定型。1994 年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一条距今 8000 年前用石块堆成的龙，身长近 20 米。1987 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出土了距今 6000 多年前用蚌壳摆成的龙，造型成熟。考古证实，距今 5000 年前，龙图腾已遍布辽河、黄河、长江之域。

伏羲女娲被刻绘成蛇躯、鳞身或龙身，因此许多华人自称龙的传人。“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旗阳阳，和铃央央。”（《诗经》）可见，先秦的王旗即龙旗，龙是王道、王权的象征。早在西方的图腾说传入中华之前，清王朝已通过国旗（黄龙旗）、邮票、警徽等国家形象的象征体系，将龙作为中国的象征。所以，在中华民间，龙、蛇都有图腾、祖先、保护神的含义，而 dragon 却没有。蛇在西方多具有负面价值，象征恶魔，惟独在中华被神化为龙，享有最高的正面价值，是中华最著名的图腾。德国哲学家谢林（1775-1854），说：“中华民族的核心神话只有两个：龙和黄帝。”（《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龙，由谁译成 dragon？据说：1，“‘龙’是如何被译成‘dragon’的？至少始于元代。”（黄佶：《译

龙风云》) 2, 利玛窦 [2]。3, 马礼逊。他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他在 1815-1823 年在澳门出版《汉英 - 英汉词典》(又作:《华英词典》), 将“龙”译为“dragon”。他们都是“中国通”, 对“龙”在中华信仰里的神圣地位, 岂会不知? 这样翻译, 是为了把华人的崇拜对象妖魔化, 颠覆华人的民族信仰。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 在中国沿海, 既传教, 又当间谍, 走私鸦片, 后来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 披着宗教外衣从事侵略活动, 曾叫嚣“龙应该被废黜”。[3]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自清末以来的中国人, 大多从政治上、文化上论证中华民族的统一。日本侵华后, 许多中国人都在思考民族问题 [4]。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 出现了一大批中华上古史论著, 主要讲“中国民族由来之研究”。闻一多致力于寻求“团结起来救国”的文化方略, 把龙摆在正中, 全面论述。1942 年, 他发表“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 [5], 成为其《伏羲考》的重心。1978 年,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成为时代强音。这时, 台湾歌曲《龙的传人》在全世界华人中唱响, 顺应了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海峡两岸一家亲的祝愿。随后, 《伏羲考》被奉为学术经典, 龙图腾走向复兴。

中文的“龙”字, 如何英译? 不仅涉及华人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民族意识, 还涉及春节的节日身份(图腾祭、社皇节、婚恋节, 等)、信仰基础(祖龙信仰、社皇教); 因此, 旧译不改, 信仰难正。很多人认为, 没有必要因为英文里已有“long”一词, 便要为中文的“龙”字另造新词, 而应“名从主人” [6], 用汉语拼音译作“long”。当代, 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卡”的“龙”字, 就是这样翻译的。

时贤说: “重新译龙, 好处多多: 1, 可以方便表述、避免混淆。2, 重译龙和 dragon, 可以方便反对者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 (黄佶:《译龙风云》)

为了中文的准确性, 建议采纳黄老师提出的译龙方案, 把“龙”字译为“Loong”; 这样, 它们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成为准确表达中华文明的专有名词, 具有唯一性。

三、God、Bible 的汉译

伏羲, 又写作伏戏、伏希、伏牺、宓牺、宓犧、庖牺、庖牺氏、庖犧氏、砲牺氏、庖羲、庖羲氏、包羲氏、宓羲、虑戏、包犧氏、包牺氏、包牺、皇羲、羲皇, 等等。在华人的族源记忆里, 他是中华先民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代表和象征, 功德超群, 独步古今 [7], 位列三皇, 有“上上圣人”、“人文初祖”、“人根之祖”、“万代宗师”等美誉, 甚至被中华古代的国家祀典奉为“上帝”, 与女娲合称“皇天后土”。皇天, 即皇天上帝, 简称上帝。

伏羲部族形成于昆仑山东麓的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后, 由西向东, 沿渭河谷地, 入关中, 出潼关, 沿黄河干流, 傍崤山、王屋山、太行东徙, 折向东南, 建都于陈(今河南濮阳, 又称陈州、宛丘)。传说, 伏羲在位 114 年, 死后葬于陈。伏羲族在中原与太昊族、少昊族融合后, 向东北发展, 直至渤海湾地区。因此, 有关伏羲女娲的传统文化, 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北方各省。“伏羲生于成纪, 徙治陈仓。”(《遁甲开山图》、《路史》)“伏羲生成纪, 徙治陈仓, 非陈国所建也。”(《荣氏开山图注》)陕西宝鸡附近有许多伏羲女娲遗迹: “石宕水, 水出北山, 山有女娲祠。”(《水经注》“渭水”注)“骊山有女娲治所。”(《长安志》)“房州上庸县, 有伏羲女娲庙。华陕界黄河中, 有洲岛, 古树数株, 河水泛滥, 终不能没, 云是女娲墓。”(《录异记》)等等。综合口传、古迹、典籍, 可知伏羲东迁的踪迹: 成纪 → 陈仓(今陕西宝鸡) → 陕西省平利县 → 陈。

在部落社会, 神的塑造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结盟事件有关。在一次成功结盟的背后, 必有一个倡导者、主持者。因此, 曼迦昆耶昆雅神实际上具有两种身份: 1, 他是结盟过程的倡导者、主持者。2, 他是结盟时被人为“塑造”过的“神”。“塑造”的目的, 是为了使他在结盟完成后成为“神权工具”, 比如他是成年礼等部落文化的守护者。造神的目的是借助神权维系制度, 神的“塑造”过程就是神权制度的确立过程。神是社会治理的工具, 将神塑造成这样, 是为了让这个工具更好用。(参阅张岩:《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 第 48-53 页。)神话是人话的理想化, 神界的统一是人界的统一的折射; 中华古代的帝王们之所以把伏羲奉为“上帝”, 折射了他曾领袖群雄、开创中华, 《帝王世纪》谓之“继天而王, 为百王先”。

比如: 1, 壮族《麽经布洛陀》载: 最早时候的人们一起吃稻种, 半数不会说, 半数不会走。下方百姓变三类, 中界之民变三等。不懂书斋事, 没有规矩和道理。建干栏杀父敬客, 还杀孙子敬外婆, 家公

与儿媳共枕，女婿和岳母同床。所以上天让伏羲到人间治理。于是“伏羲造十二个月亮，造十二个太阳”。“伏羲造水淹天，造雨淹云”。洪水后，只剩伏羲兄妹俩，于是结为夫妇，造人类，立下了祭祖的规矩，等等。2，“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白虎通义》）“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通典》）四川资阳，曾掘地得汉碑，刻有“伏羲苍精，初造工（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学斋占毕》）山东武梁祠汉代石刻：“伏羲苍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四海。”3，传说，伏羲创制八卦历、年神、春节。四川阆中传说，伏羲曾“封年神”，所以他被奉为年神，春节要祭拜他。4，在汉、晋、唐、宋的典籍里，多以伏羲居三皇之首，常以羲炎、羲皇（黄帝，偶尔又写作皇帝）并称：“文起羲炎，事迄西晋。”（《拾遗记·序》）“稽古羲皇，祖述尧舜。”（《史记》索隐，引刘伯庄）汉朝的人，虽言必称炎黄，但在古籍中，炎黄之前却冠以伏羲。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勃兴于伏羲时代，所以伏羲被誉为“人文初祖”。

“宗教意义上的‘天’，是从‘上帝’转变而来的。中国最高神的概念，经历过‘帝’、‘上帝’、‘天帝’、‘天’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今天基督教的‘上帝’这个概念，是中国古代的宗教的概念，指的是最高的神，这个词出现在商朝甲骨文中。‘上帝’是中国的最高神，传教士翻译英语‘God’的时候，找了一个相似的中国概念。‘上帝’在甲骨文中，是君王祭祀的对象。后来呢？不仅历朝历代的君王继续祭祀，而且祭祀还很频繁。《诗经》歌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孟子》引用‘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北京的天坛就是祭天的，天是什么？不就是上帝吗？”（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源头”）

伏羲作为华人的“上帝”，并非帝王所专有，他是中华文明里仅次于女娲的大神，只不过老百姓并不这样称呼，而是讳称为“人祖爷”、“雒公”、“社公”、“老天爷”、“年神”、“福神”等。伏羲是实有的祖神，而基督教经典《Bible》里的“God”是虚构的天神。[8] 明朝末年的来华传教士，基督教支派天主教把“Bible”译为“圣经”、把“God”译为“天主”，而基督教支派新教把“God”译为“上帝”。

这些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反客为主的译法，严重腐蚀了中文的信仰性、准确性、纯正性、深刻性、庄严性、独立性，助长了殖民者的文化侵略，导致了华人的思想混乱。“上帝”是中文词汇，早见于先秦典籍，比如《尚书》云：“吁俊尊上帝。”所以，“Bible”应当音译为“霸伯”[9]，而“God”应当音译为“果德”（或用其它同音词），或者针对基督教的所有教派把“God”统一译为“天主”。

注释：

[1] “正月朔日，叫元旦，俗呼为新年。”（《梦梁录》）朔日，即农历的初一，即每月的第一天。

[2]、[3] 施爱东“欧洲变色镜中的中国龙”摘录：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在可能涉及龙的地方，则用蛇替代。此书1585年初版于罗马，用西班牙语写成，龙写做 *serpientes*，即“蛇”。1588年的法文版，龙写作 *serpens*，也是“蛇”。将龙对译为 *dragon*，源于利玛窦。

17世纪，约翰·韦布《历史论著：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即为原初语言》，说：“中国的神庙和皇宫，大量地使用龙蛇图案，而且总是用相同的序列方式来排布，龙是中华帝国的皇家标志。过去从来没有谁能够解释墨西哥神庙中的龙饰为何能够如此典雅、伟大和高贵。直到最近我认真阅读了中国历史，这才找到满意的答案。”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孔子画像上方配了一幅双龙戏珠图案。此后300年，被一再翻印。1735年，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一次将龙升格为“中国人的国家象征”。

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之后，《在中国我们应该做什么》开启了“征服中国龙”类型漫画的流行。一望而知这是一条由满夫人与欧洲龙杂交变身而来的混体龙。从上往下，高高扬起的长辫子、八字胡须、曲张的双手、长而尖的指甲、大腹便便的身躯、笨拙的方头朝鞋，全都是满夫人形象变身而来。

在欧洲漫画家笔下，中国龙到了甲午战争时，已经退化得毫无斗志，楚楚可怜。征服龙与征服东方、征服异教徒，几乎是一体的。1834年，郭士立曾公开声称：“龙应该被废黜，基督应该成为这个辽阔帝国上唯一受到崇拜的王。我热切地希望我们伟大的主用他万能的手将中国从撒旦的奴役中尽快解救出来。”

1880年以来，俄国、美国、英国、德国曾抛出过“黄祸论”。以《复仇者》（1900）为代表，欧美

各国都生产了大量针对庚子事变的屠龙漫画。“复仇者”是一位翅膀上写着“文明”的天使，“黄祸”是一条中国龙。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法德两国发行了大量纪念明信片。德国明信片《列强征服中国》中，列强士兵全都被画成了圣乔治的模样，个个骑白马，着锦衣，脚裹护甲，手执长矛，招招刺在巨龙身上。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已经令侵略者们毫无顾忌，几乎所有参与远征行动的西方国家，包括闹着要“脱亚入欧”的日本在内，接下来的几年中，都在公开讨论如何“瓜分中国”。反映这一题材的西方漫画多得难以计数。

16-18 世纪中国形象尚未衰落的时候，龙是帝国皇权的象征，尊贵而时尚；19 世纪之后，中国形象日益滑落，龙也只能跟着倒霉。每一次辱华漫画的高潮，都必定与一个受关注的新闻事件相关，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

[4] 比如，洪尊元《中国之前途》：“我们常常提及‘民族’，有欲完成一‘民族统一’，但究竟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

[5] 比如：“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叫‘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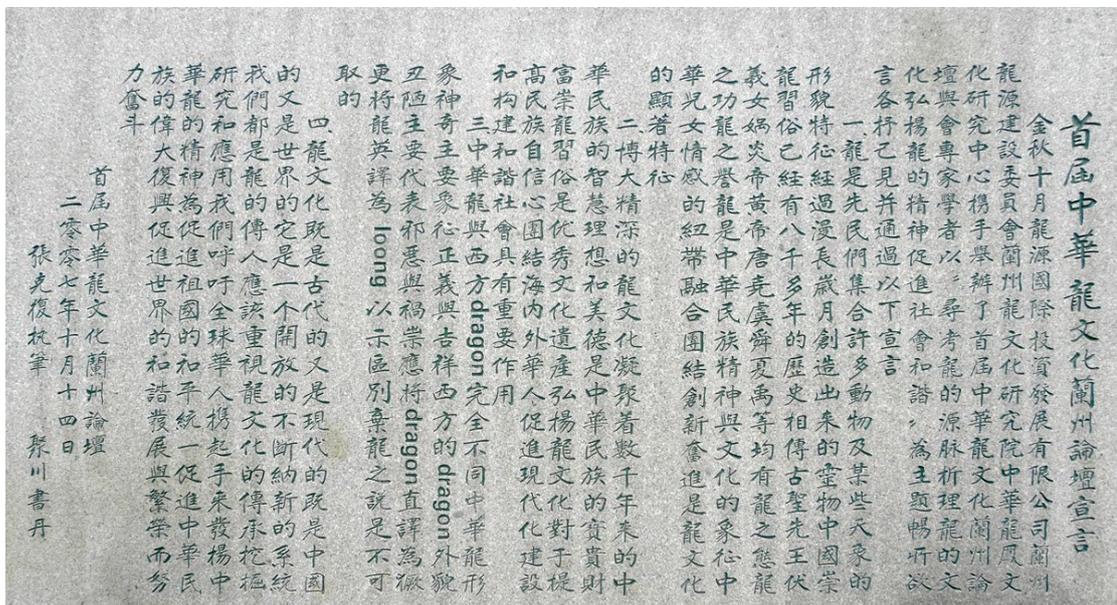
[6] “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抽象观。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产物。两种语言间纯粹的互译是不可能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合法的改写，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两种语言有完全一致的概念。”（王海龙：“你见过星期二么？”）

[7] “《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世经》）炮牺氏，《汉书》作“砲牺氏”。《帝王世纪》载，大皞帝庖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

“要想真正实现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必须出现第二次民族觉醒。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走过来的，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的大地上寻找解决办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奋斗历程，就是中国的昨天，从伏羲、神农、炎、黄、尧、舜一直到孙中山的奋斗历程，就是中国的前天。”（摩罗：“中华民族需要第二次民族觉醒”）

[8] “上帝是否存在，从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怀疑，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少地看见上帝的行动。特别是到了文艺复兴的前后，甚至有人直接喊出了‘上帝已经死了’的口号。”（蔡慎坤：“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信仰？”）

[9] “关于西方的上帝，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霸伯》（Bible，《圣经》这么好的名字不该被它占有）。”（刘仰：“为什么我不信上帝”）在中文里，“圣经”的本义，是泛指神圣的经典，而不是特指某本书。



（此图转自“龙 Loong 网”：<http://www.loong.cn>）